



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卷之三

門人淮南李春芳 選編

門人北海馮惟訥校訂

書

答聶雙江

昨承枉教正憂懷無緒倉卒舉所聞中和之說知是知非之說以請正於左右而執事以為或失則太精或失則太粗未蒙首肯忖測尊意必以知是知非者心之用也感物而動莫顯莫見者也心體貞靜隱微所謂未發之中不可以知是知非言者也體立用行靜虛動直而

是是非非各中其節不得其體而從事於用則未矣執
事蓋操存涵養實見此義非得之口耳想像者故叅稽
證據自信而無疑某之所聞無以異此然亦微有未盡
協者夫隱顯動靜通貫一理特所從名言之異耳故曰
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其名則二其實一獨知也故是是
非非者獨知感應之節為天下之達道其知則所謂貞
靜隱微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就是是非非之知而
言其至費而隱無少偏倚故謂之未發之中就知之是
是非非而言其至微而顯無少乖戾故謂之中節之和
非離乎動用顯見別有貞靜隱微之體不可以知是知

非言者也程子謂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涵喜怒哀
樂在其中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道至其答蘇季明
之問謂知即是已發已發但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又
謂既有知覺却是動怎生言靜者蓋為季明欲求中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二之矣故反其詞以詰之使驗
諸其心未有絕無知覺之時則無時不發無時不發則
安得有所謂未發之前而已發又不可謂之中則中之
為道與所謂未發者斷可識矣又安得前乎未發而求
其所謂中者也既而季明自悟其旨曰莫是於動上求
靜否程子始是其說而猶未深然之正恐其端倪微差

而毫釐之間猶未免於二之也夫體立用行靜虛動直者蓋聖人內外兩忘一以貫之之學而端倪微差未免於二之則雖與後世是內非外及內外交養者不同然其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秋涼期造雲門水閣清風一榻幸公傾竭以教三陽開泰壽膺多祉牽阻未緣躬慶先遣薄儀東望馳遡公進於化我愧知非耿耿此心將以俟後聖於百世者蹉跎積歲念之悵然近作二篇奉覽千萬批教

二

誨諭諄切皆深造自得之言其中有小異於某所聞者

於吾輩學問頗緊要關係執事皆援據先師訓語而推極其蘊然或未盡先師之意也敢具以請來教云先師謂良知是未發之中此是骨髓入微處若從此致之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便自能三字先師提省人免得臨事揣摩賺入義襲科臼誠然誠然便自能之說其義有二如曰視能明便自能察五色聽能聰便自能別五聲體用之義也先師所謂未發在已發之中而未嘗別有未發者存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如曰能食便自能飽能飲便自能醉是執事所主功夫效驗之義蓋微有先後之差而異乎體用一原者矣夫

良知常寂常感常應常廓然未能寂然則其感必不通
未能廓然大公則其應必不順故致知之功致其常寂
之感非離感而求寂也致其大公之應非無所應以為
廓然也蓋即喜怒哀樂而求其未發之中念念必有事
焉而莫非行其所無事時時見在刻刻完滿非有未發
以前未臨事底一段境界一種功夫免得臨事揣摩入
於義襲者也夫念念有事毋自欺而恒自慊即是集義
即是致和即是致中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一也二
之則所謂未發者或近於二氏之虛靜其發而臨事或
未免以揣摩義襲為感通順應而不自覺亦勢有必至
者矣來教云虛靈知覺自全體不得岐而二自功夫又
不可混而一要之虛靈是體知覺是用又必虛而後靈
也無欲則靜虛靜虛則明無事則虛虛則明此是周程
正法眼藏可容以所知所覺混能知能覺也耶夫知覺
一而已常虛常靈不動於欲欲動而知覺始失其虛靈
者虛靈有時失而知覺未嘗無似不可混而一然未有
無知覺之虛靈而不虛不靈亦未足以言覺故不可岐
而二然此皆為後儒有此四字而為之分疏云耳若求
其實而質以古聖之說則知之一字足矣不必言虛與
靈而虛靈在其中虛之一字足矣不必言靈言知而靈

與知在其中蓋心惟一知知惟一念一念之知徹首徹尾常動常靜本無內外本無彼此焉有虛而後靈與夫能知所知種種分別也凡種種分別者蓋未免因數字之義依文生解展轉附會非從一念之知徹底直透而不見有所謂體用先後者以執事之高明未必有此然毫釐之間亦不可不精察也周子立無欲之旨動靜皆無欲也程子所謂無事蓋情順萬事而無情內外兩忘澄然無事者也有動靜內外之分則用功未免有取舍有先後雖未必是內非外然要之未能兩忘則一而已來教又謂以能知覺為良則格物自是功效以所知覺

為良是宜以格物為功夫此執事自謂推見先師之意而不盡同其說者竊恐未然也夫知以事為體事以知為則事不能皆循其知則知不能皆極其至故致知在格物格物以致知然後為全功後世以格物為功者既入於揣摩義襲而不知有致知之物以致知為功者又近於圓覺真空而不知有格物之知及其宛轉湊補斐然成章愈習愈熟去道愈遠矣故格物致知之學既不失於揣摩而亦不墮於空虛此先師所以發千聖之秘也而尊意則稍異矣雖反復究竟自以為說異而意同無乃意有所主可以推而同之而非必自然契合也耶

惟濯去舊意姑無自信以為同也姑自疑以為或未能
無異也則千聖之秘昭然矣執事力行卓識非某所及
而某必竭其愚若無所讓焉者望執事為吾黨宗盟不
敢自外姑聽其小異而遂已也東廓念庵諸兄望傳示
相與裁訂見教幸甚

三

來教謂立本之學傳習錄中自有的確公案不可以其
論統體景象效驗感應變化處俱作功夫看以此作功
夫看未有不着在支節而脫却本原者又云以知覺為
良知是以已發作未發以推行為致知是以安排為涵

養其於公案不但隔幾重而已也竊意本體功夫效驗
誠不可混然本體是功夫樣子效驗是功夫證應良知
本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自欺而怕自慊功夫亦須戒
慎恐懼無自欺而怕自慊果能戒慎恐懼無自欺而怕
自慊即是效驗矣良知本文理密察物物各有其則功
夫亦須文理密察物物各有其則果能文理密察物物
各有其則即是效驗矣良知本無少偏倚乖戾無內外
動靜先後而渾然一體功夫亦須無偏倚乖戾無內外
動靜先後而渾然一體果能無偏倚乖戾無內外動靜
先後而渾然一體即是效驗矣故不用功夫即是不循

本體功夫不合本體即不是本體功夫用功不能得效亦即是不會用功故用功以本體作樣子以效驗作證應而不可遂以本體效驗作功夫以本體效驗作功夫是謂知能自致也感應變化固皆良知之物而不可遂以感應變化作功夫以感應變化作功夫是謂物本自格也則是道能弘人非人弘道也此豈惟着在支節脫却本原而已耶夫良知之感應變化如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無良知則感應變化何所從出然非感應變化則亦無以見其所謂良知者故致知者致其感應變化之知也致其感應變化之知則必於其感應變化而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密察其昭然不可欺者以懲其忿窒其慾遷其善改其過如孟子所謂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然後為涵養本原之功然後良知無少虧歎無不快足而能極乎其至故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然皆循其明覺之自然而非以意見安排布置者也先師大學古本序中謂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其動也物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不事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務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

謂之虛此正來教所謂多少體驗多少涵畜多少積累多少寧耐若謂知覺所發即是良知推而行之即是致知此豈但不得為涵養設知覺發為縱恣亦因其所發而推行之必且為無忌憚之小人亦惡有所謂安排者哉知覺固是發然非別有未發固未必皆良然良知亦不外於知覺知覺之無欲者良知也未發之中也夫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即思慮不生安閑恬靜虛融澹泊亦有名可名之曰樂故未發非時也言乎知之體也喜怒哀樂之發知之用也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有未發者在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猶聰明者視聽

之未發而非視聽有未發之時傳習錄中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可以動靜分者也故心無時而不知知無時而不發發而過焉不及焉其獨知必不慊矣無過不及焉其獨知必慊矣此所謂自然之節自有之中也不失其自有之中所謂中也者和也中節也所謂致中和者也亦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傳習錄中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言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此事之謂也以知覺為已發以良知為未發以發上用功為安排以未發用功為涵養却似微分動靜幸更察之來教引考亭晚年有云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為

已發以察識端倪為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功夫此數語雖似是然却自是考亭之意蓋考亭分心與理為二以主敬為靜養為存心以講究思索為格物致知為窮理以誠意正心脩身為反躬實踐為力行其本原功夫已自不同則其所謂以心為已發者既未察識其未發之體如晚年之所自悔而其所謂涵養者又或以發與未發為二亦非所謂一原無間者也蓋先師之所默契往聖而異於諸儒者正在於此宜不得比而同之矣來教舉考亭引程子云未發之中本體自然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

發者自然中節又舉考亭言延平先生每令於靜中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作何氣象存此則無不中又舉先師謂位育只從未發之中養出來此言誠是矣但不知所謂敬持所謂存所謂養作用當何如耳存養二字本於孟子存對喪而言養對害而言人之所以喪其良心者且晝所為多欲牿之所以害其良心者行有不慊自反不直故也則夫所以存且養之者亦惟反其所以喪且害之者耳蓋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仲弓之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之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格物以致知此正存養之功

無間於動靜者也來教謂復生於坤震出乎艮巽辨於井蓋以為動根於靜之證然坤六二之傳言直內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艮彖傳言時止時行動靜不失其時九卦之序履以和行謙以制禮而後能復能恒能居其所則主靜之功果專在於靜耶後儒所謂靜而存養者果孟子之所謂存養者耶夫程李二先生所言未發之中亦只是二先生之意未必子思旨也子思以率性脩道為宗獨知其本體也慎獨其功夫也中和則其效驗也慎獨之功念念無間則良知念念精明其未發之體無少偏倚故謂之中發用之節無少乖戾故謂之和稱

名雖異其實一獨知也言良知則中和在其中而不可遂以中和為良知程子所謂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遂以方圓為天地者也故觀乎天地則方圓可見致其良知則中和在我矣乃二先生獨提出未發之中使人反觀內省蓋亦有為言之然自此辨說紛紛又添出已字以對未字遂破碎分裂謂致中於未發以立大本致和於已發以行達道既已遠於子思之旨其後又或以未發字對中節字而深求其義以為未發不可淺言也必若所謂寂然不動無聲無臭云者而後謂之未發夫無聲無臭蓋贊嘆上天之事寂然不動蓋贊嘆至神之變

養所得非若空想虛談者乃畧不言及感通却是專主靜養鄙意微有未協耳然體得未發氣象炯然在中恐亦未可遽謂之中如前所陳敬持存養却自是致中要道到得動靜無心內外兩忘不見有炯然之體則真炯然矣允執厥中矣大學或問引延平先生言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別竊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其云且當存心勿為事勝殆所謂靜中體取未發者耶遇事究理殆先生格物致知之功耶此雖與大學本旨

未盡脗合然其就日用事為上磨礪煅煉循序積累消化氣習破除意見以求融釋脫落胸中灑然亦可見其不以靜存未發氣象遂為立天下之大本盡性學之全功矣居處執事與人何處無視聽言動何處無喜怒哀樂何處非格物致知何處非存養未發之中也如何如何來教謂明水駁辨甚嚴未蒙寄示無由得知其說近讀前輩一二辨駁之書徃徃執已非人殊甚不安嘗謂人之為學但當各自立箇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而各格其物各致其知各以脩身為本各務親師取友求啓助之益凡有問辨各務相下相師見善思齊聞過則改

其於他人所見苟有未協則陳述所疑忠告善道而不
敢遂以為非己之所見苟有自得則傾吐底裏就人求
正而不敢執以為是非故為是不情也自大賢以下學
固未必盡是不善固未必盡知過固未必能盡見而內
自訟所資於問辨者正惟在此非必以己為權度而一
天下之長短輕重也况至於詆謫辨詰如訟如仇此中
不無亦有心病故嘗疑魯論攻乎異端一語恐非謂專
治異端之道者蓋雖同志同學而端倪必不能無小異
惟取以相輔則皆得益苟執以相攻則將增勝心而長
已見為害不小且彼一是非此一是非使天下之人無

志者得藉口以自委有志者亦皇惑而莫知所從此其
害又有不可言者當時孔門諸賢恐亦不免有此故聖
人言此以警之其在吾黨則朱陸以來為鑒固不遠也
此雖鄙淺之見然或愚慮一得公以為可采幸為告諸
同志倘芻言得借重以取信杞憂將因之而頓釋豈非
幸歟

四

翰教反覆諄切展玩至再乃知前書尚有未盡尊意者
然而翰教云云則又未盡劣者之意矣朋友輔仁有相
同而相助者有相異而相發者凡某所聞其偶同於公

者既皆默而識之聊述其小異者以待公之發我公或
反求而得其所未盡則亦足以相發庶幾不失輔仁之
道然尊教皆是從隱微處伐毛洗髓奪胎換骨功夫是
先師所拳拳於我後人者大本既同小異自當歸一矣
來教云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不可遂以知發
為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心主乎內應乎外而後有
外不可以其外應者為心而遂逐外以求心故學問
之道自其主乎內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則
感無不通外無不該動無不制譬之鑑懸於此而物
來自照此謂無內外動靜先後而一之者也是非愚

之見也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的本體
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又云祛除思慮
令此心光光地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寂然不動

謂良知本寂又謂感於物而後有知則寂無乃為無知
耶夫神發為知主於身為心自生至死無間可息無知
則無心無心則無寂之可名又焉有所謂感也又謂心
主乎內應乎外不可以外應為心而逐外以求心其以
所應者為外耶以能應者為外耶譬之親親長長親長
在外親親長長之心有內外乎心之良知無間可息惟
動於欲而後不良不良者為不寂不通不虛不靈不中

不和精一其知不動於欲斯復其良良者為寂為通為
虛為靈為中為和故寡欲養知是為無動靜內外而渾
然一體之功來教却似以靜為功而動為效功在內而
效在外兼功夫效驗而渾然一體尚覺小異也所引師說
意旨似亦未協蓋師以思慮無邪光光是心之本體為
中為寂為公尊教以祛除思慮心光光地為中為寂為
公然既曰心光光地則有光光地之心有心必有知則
中寂不得為無知知非感物而後有矣師嘗云無有作
好作惡方是心之本體有所忿悻好樂則不得其正正
心只是誠意裏面體當心體鑑空衡平便是未發之中

夫本體只是好惡無作鑑空衡平只是誠意裏面則中
不當在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矣師答汪石潭書謂君子
之學因用以求其體謂非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
時謂且於動上加功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即靜無不中
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此可見致中功夫不
離乎喜怒哀樂而所謂中立和出者體用一原非若標
本源委有彼此之可言也

來教謂其良知感應變化之說似以原泉為江淮河漢
之所出然非江淮河漢則亦無以見其所謂原泉者此
非鄙人意也夫源委與體用稍異謂源者委所從出可

也謂非委則無以見源源豈待委而後見乎蓋源與委猶二也若夫知之感應變化則體之用感應變化之知則用之體猶水之流流之水水外無流流外無水非若源之委委之源源外無委委外無源首尾相資而非體用無間者也知之感應變化體用無間故致知者致其感應變化之知致其感應變化之知則必於其感應變化而致之猶之曰達其流之水則必於其水之流而達之若曰濬水之源必於其委而濬之寧有可通者乎

來教云人固有時乎不喜亦有時乎不怒感物而動與化俱徂安得遽無未發之時哉今日未發非時也

言乎心之體也猶云喜怒哀樂之本體謂之中也誠若是則致中焉止矣乃謂中非體也致中非功也而於致中之外別提出一箇獨知為頭腦而於子思之意微有不協樂是心之本體先師嘗有是言言雖喜怒哀樂是心之本體脫然無所累至誠惻怛動以天而不雜之以人非對喜怒哀樂而言之樂也父母之喪赫然之怒尚能閑靜虛融哉執閑靜虛融以為體未有不流而為佛學之無情也

鄙意謂性之七情更互而發無一刻無性則無一刻無情無一刻非發雖思慮不作閑靜虛融俗語謂之自在

則亦樂之發也閑靜虛融不得為未發則又焉有未發者在閑靜虛融之先乎故未發言其體發言其用其實一知也此知無形無聲故謂之不睹不聞非他人所與而各各自知故謂之獨此知體無偏倚用無乖戾常存戒懼則念念精明復其本然之體用謂之中和中和者獨知無偏倚乖戾之名知者中和之實舍知則無從求其所謂中和者故慎其獨知為致中和之功精一於危微之間為執中之功也其於子思之意本無不協尊意不以獨為知則見其有所未協耳慎獨之說始於大學謂誠意必先致其知致知在毋自欺而求自慊所謂自

欺者欺其知自慊者慊其知也欺為自欺慊為自慊而知為自知自知而謂之獨者對共指共視而言獨不可以訓知而實以言知也

來教云歸寂之功本無間於動靜而動靜一以歸寂為主寂以感應自有以通天下之故應非吾所能與其力也與力於應感者憧憧之思而後過與不及生焉是過與不及生於不寂之感寂而感者是從規矩出方圓也安有所謂過與不及哉而不免於過與不及者規矩之爽其則也今不求天則於規矩而即方圓以求之宜其傳愈訛而失愈遠也何如

鄙意亦大同小異聊一述之人心常知而知之一動一靜莫非應感雜念不作閒靜虛融者知之靜蓋感於靜境而靜應也思慮變化紛紜交錯者知之動蓋感於動境而動應也動則五官俱用是為動之物靜則五官不用是為靜之物動靜皆物也閒靜虛融五官不用而知精明不欺不減於紛紜交錯之時也紛紜交錯五官並用而此知精明不欺無加於閒靜虛融之時也動靜皆知也此知精明不欺而偏倚無從生矣或乘間生焉而精明不欺者自知之則去其偏倚以復於無偏倚此知精明不欺而乖戾無從作矣或乘間作焉而精明不

欺者自知之則去其乖戾以復於無乖戾致知以致中和也精明不欺於五官不用之時是為格靜之物大學所謂瑟僞恂慄中庸所謂齊明者也精明不欺於五官並用之時是為格動之物大學所謂赫喧威儀中庸所謂非禮不動者也蓋動靜皆有事皆即此知之感應變化而用其精明不欺之功格物以致知也規矩方圓之喻誠然然規矩出方圓者心之本體方圓不踰規矩者聖人之得其本體即方圓以求規矩者棄內逐外之學離方圓而得規矩者虛寂遺物之學求得規矩由之以出方圓者內外二本之學不離為方為圓之際而圓必

不違規方必不踰矩者內外動靜一貫之學然此喻猶未也規矩方圓有彼此者也方圓有時乎不為規矩有時乎不用也若知之感應變化如水之流澄之而不使其沾泥帶沙平之而不使其觸石起波導之而不使其泛濫橫溢無彼無此無時不然者也然此喻猶二也流者水也澄之平之導之者人也若知之感應變化則自得自失自知自脩一念精明萬物皆備假喻以明未必切當知道者默而識之可也夜來具此數條後曉起後有他事家僮行期已迫復欲作他書故來教中所欲請者遂不能一一然鄙意本欲述所聞以就正聊藉來教

啓端耳則雖不必一一而鄙見亦畧可推矣仰俟裁教

答王堦齋

兩承手教謂良知之體未能灑然謂心不專一為事所亂足知執事學以致道內省精密如此幸甚慰甚夫良知至虛至靈是是非非本無方體本自灑然者也忽而不戒私意時作於是拘牽攣繫而有不得灑然者是非之心一而不一雖事物紛擾而是非常定所謂道心也戒而不精人事時雜殆有不能專一物交而引而為物所亂者孟子言思則得之思也者戒慎密察之謂精之功也故能得其本心而物莫能奪一之用也物莫能奪

故是是非非圓神不滯無往而不灑然者精一之極也
故曰齋戒以神明其德戒懼慎獨之外別無巧法矣然
非真有志於大人之學欲明其明德於天下者不足以
語此故莫先於辨志志精斯精志一斯一夫用志精一
而氣習意見消融不盡力不逮志者有矣未有志不精
一而能精義入神者也執事天常甚厚往歲傾嚮誠切
而款會不數未卒所請至今常以為憾連發兩緘良切
得朋之喜輒此奉答尚俟來教

二

示以續疑數十章反覆潛玩知皆體驗所得而非若世

之入耳出口者也然其中亦有沿習舊聞察之未精者
鄙見所及不敢不盡輒因良便粗陳梗槩

疑云意者心之發未發之時本體常明非意也以意
為心則心常有意有意則有所意之發以時是常無
意也常無所也又云心者知之體而寂感有時意者
感之始而變動不一

人心生意流行而變化無方所謂意也忽焉而紛紜者
意之動忽焉而專一者意之靜靜非無意而動非始有
蓋紛紜專一相形而互異所謂易也寂然者言其體之
不動於欲感通者言其用之不礙於私體用一原顯微

無間非時寂時感而有未感以前別為未發之時蓋雖諸念悉泯而競業中存即懼意也即發也雖憂患不作而怡靜自如即樂意也即發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蓋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指其有未發者猶之曰視聽之未發謂之聰明聰明豈與視聽為對而各一其時乎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是常有意而常無意也常有意者變化無方而流行不息故無始常無意者流行變化而未嘗遲留重滯故無所伊尹任的意思在是所重在救民故不得為聖之時蓋異乎無所重滯而時出之者耳故有所者意有所重非謂常有意為有所也

必有時未發有時而發然後為發之以時而無意無所也

疑云世之言正心格物異者格物之說紛然而不得其本既知其本而又過於合一不言先後其於格物之際猶未喻也又云心與萬物同行而感居其中聖人患人之不能常寂有感累之故獨致意於感曰先誠其意意既有所累非由心之本體則不誠矣故誠亦正也又患人以其出於心者為誠而有我之心非心也必其本體之常明至虛至明而後謂之心此誠之所自出本體常累意不可得而誠也故曰先致其

知致亦正也誠意者正心之中舉其尤要者言互爲
先後體用一原之道也

大學言先後蓋秩然有序而不可少有交互者今夫心
之不正由其意念有妄非但邪妄俗情也凡遲留重滯
而有所着與隳墮斷滅而無所在皆妄也心無妄念則
得其正誠者念念不妄正心之功也故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正則念念無妄誠之極矣故意誠而後心正此
正秩然先後之序有不可亂者也知也者夫人各正性
命誠立而神發者也故莫神於知亦莫誠於知雖小人
習爲不善而其厭然之意誠中形外自不能已故意本

誠其不誠者自知而自欺之耳致其自知之不可欺者
而一毫必無所欺誠之功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
知如是則內省自慊獨知之明無少虧歉而意無不誠
致知之極矣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又秩然先後之序
有不可亂者也今日聖人患夫欲正心者不知意感之
始心體易累尤為切要故示之以誠意而意非心體則
不誠誠亦正也又患夫欲誠意者誤認有我之心不知
常寂而至虛至明者乃為本心故示之以致知致亦正
也如此則是就正心工夫中提掇兩種救病之要其於
先後可以交互為用未見其秩然不可亂者此恐是泥

舊聞之辭若經文却是就身心上迤迤指出得效處以證其必在所先簡易明白無牽纏繳繞艱難險阻之態夫人皆可用力而所以救兩種之病者亦未嘗不在其中也

疑云心本與天地萬物同體但梏於形體則不能相通故時靜而存時動而察誦詩讀書考其道於古講習討論質其道於人無非欲使其心與天地萬物同流貫徹而毫髮無間是謂真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不惑是也真見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知命是也如是則不以物為外以心為內合一不二至於物也至於

物然後無往而非寂矣格物學者事也知至而意誠盛德事也故各有先後

格物雖未嘗離却天地萬物然却是身心上踐履立誠功夫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強恕而行以至於誠者也夫人神發為知五性感動而萬事出物也者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身之所有知之所出者也視聽喜怒哀之類有禮有非禮有中節不中節苟審察其心之不可欺者則莫不自知之故知也者事物之則有條有理無過不及者也物出於知知在於物故致知之功亦惟在於格物而已格也者循獨知自然之則視聽格之喜怒

格之以至於曲折細微莫不格之改非禮以復禮改過不及以就中然後能慊其獨知而無不誠事親從兄如此即是格事親從兄之物親師取友如此即是格親師取友之物讀書學文如此即是格讀書學文之物事神治民如此即是格事神治民之物自家以至於天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始學以至於成德不可湏臾離者故格物之功於身心則切近精實於事為則周徧詳細於天地之間則備矣今以天地萬物為物以靜存動察考古質人真見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而不感知命內外合一然後為格至於物然則農工商賈必有所不能

為而何以誠其意何以脩其身况不感知命豈初學所及又焉有不感知命者尚未誠意而意誠德盛者乃遂無格物之功乎若意誠心正者格物之功猶不可廢則所謂先後者特未定也大學心意知物四字正為後人差認謂動有意而靜無意故外意以求心而正心之功幾流於禪寂謂見識為知而外物為物故即物以求知而格物之功不得以着已格致誠正其功既異則如適遠者水陸山途舟車輻輳之用雖道歸於同而或交互相為非必秩然有序者矣或者謂道同功同則惡有先後何必序言夫得天下在得其民得其民在得其心得

其心在聚其所欲違其所惡大學之所謂先亦若此矣
君子深造以道則居安居安則資深資深則左右逢原
大學之所謂後亦若此矣豈聚欲違惡之外別有得心
得民之道而深造以道然後用居安資深之功耶亦可
以知大學本末始終先後之序矣

答項甌東

論以橫逸突來初間甚覺費力惟以古人自處乃知真
能動心忍性真是法家拂士幸甚幸甚是天所以玉執
事於成而執事可謂善承天意者矣然既費力而後覺
而後以古人自處猶是執事前此功夫想今造淵入微

見在一念可以配天地質鬼神可以考三王俟後聖無
古無今無覺無不覺縱有千妖百怪猶之薄冰見日飛
蛾撲燈已耳何足介無我之懷也夫賢愚之辨野有公
論朝有公論天下後世自有公論君子固有舉世不見
是而曠懷以待於百世况一夫愛憎之口而四方清議
自昭然乎來教謂量不足容誠不能動所致反已自脩
固當如此然亦不必以此繫累反使心地不坦蕩也

二

所示地方事宜皆切民隱私錄警發尤多第二條謂能
知能行方是學又歷舉諸書如學於古訓之類皆兼知

行如學問思辨好學近智之類皆單主讀書屬知而言
鄙心切有未安者夫學何爲者也人性本善故其知本
良自親長之愛敬以達之天下皆良知本然之用不學
而能者也蔽於私而後有不能必學焉以求能學焉以
求能者去其蔽以復其良知之本能者也故學者學其
所不能必無時無處無事不用其力其用至博而學之
弗能則弗措焉學而有所不知則問問而不得於心則
思思而不明則辨誦詩讀書者問辨於古人親師取友
者問辨於今人篤行則學問思辨而不已焉者也問辨
者學之一事讀書者又問辨之一事而曰學問思辨單

主讀書竊所未安者此也孔子稱好學近乎智力行近
乎仁又曰知及之仁守之而其論智則曰不惑其論感
則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
及其親論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曰不求安飽敏事
慎言就正有道然則無纖毫忿慙惑乎其心而後可以
言智必不以纖毫忿慙惑其心而後可謂好學而後為
知之功讀書則就正之事問辨之謂也力行則學之不
已篤行之謂也仁則智之不息及則守之之謂也知及
而仁不能守則雖得之必失之然則必得之而後可以
言及矣夫道豈有未行而能得者未有所得則亦安所

守也則孔門之所謂知行所謂知仁斷可識矣而專以讀書為好學近智竊所未安者此也學古訓之說始於傳說昔者高宗恐德弗類恭默思道蓋師事甘盤既知脩道脩德之學知思道之功受師友之益矣其命說曰納誨輔德曰爾訓朕志予邁乃訓蓋以甘盤望說也故說稱學於古訓以對訓志邁訓之命若曰維古有訓匪說能訓蓋不敢以甘盤自居云耳然必如古人之訓而學焉自脩其道自脩其德孫志時敏終始典於是而不已然後道積厥躬德脩罔覺故曰古訓是式則說之所謂學古訓者然也與孔子學詩學禮學易之說一也夫

學詩則可以言是故必有興也學禮則可以立是故必有立也學易則可以無大過是故必居而安乎易之序也不然則三百之詩不達於政不能專對蓋知誦而不知學雖多而無益如此則古之所謂讀書亦不輕矣而後之所謂讀書則通其詁文識其意義而已矣以是為知不亦輕乎於是以存心讀書分先後內外而不知其非二也不知其非二則將二之二之則失其道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夫存心猶之乎養生讀書猶之乎飲食也養生飲食果可二乎果有先後內外乎飲食以養生或失其道毋寧反以喪生乎此不可不察也

來書身心情性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在所當格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豈能盡格之也惟或為意之所注知之所及者便不可以不格如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曰仰觀則天文是吾意知中一物矣觀之而必上律天時焉或躔次之失其度惟戚戚焉脩省而無一毫怨天之意此即格吾意中天文之物也曰俯察則地理是吾意知中一物矣察之而必下襲水土焉或崩騰之失其常亦惟戚戚焉脩省而無一毫咎地之意此即格吾意中地理之物也格者

格吾意之所注知之所及者之一歸於正非是格天地鬼神鳥獸草木之不正以歸於正也

程門論格物者謂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來教正亦相似然物在彼而格在我猶有彼此之分也夫意用於仰觀則仰觀為一物意用於俯察則俯察為一物同一觀察也而用心不同有鹵莽戡裂者有沉溺倚着者有以盡職業者有以謀功利者有以為暴者有以禦暴者有如來教反身以脩德者蓋敬怠善惡異而格與不格由分其心之獨知有昭然不可揜者即觀察之事而格之主敬勝怠改惡從善正

其不正以盡其當然之則然後知至而意誠是觀天察地亦莫非日用身心性情之學蓋意即觀察之意知即觀察之知觀察即是知之事來教所謂格者格吾意之所注知之所及者之一歸於正非格天地鬼神鳥獸草木之不正以歸於正者得之但上文語意尚未瑩耳來教云朱子解格字已不同而又謂必欲盡格天下之物如今年雷從何處起吾聽其起處起可也又何必格之况一草一木其榮瘁開落始終本末之故吾又何能盡格之格之又何用哉是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不求諸心而求諸物此陽明所以有格者正也正

意知中之物之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

意用於播穀種樹芟草斬木則播穀種樹芟草斬木為一物即播種芟斬之物而格之則於草木之榮瘁開落始終本末一一用心講究以盡吾播種芟斬當然之則然後吾之知始自慊而意無不誠如此則講究草木亦是誠意正心之功非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不求諸心而求諸物者蓋所主不同作用自別推而至於士之讀書作文商之通功易事仕者之事君治民童子之灑掃應對莫不皆然程子云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通貫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正此意也故播種芟斬

亦即精義之地蓋凡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莫非吾良知之事格吾盡人盡物之事以致吾良知仁知之用合內外之道也又陽明所謂格物者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意知物為一今云正意知中之物着一中字似未免為二幸更察之

來教云若指物字為視聽言動便屬身字指為喜怒哀樂便屬意字指為身之所以接乎天下國家者便屬知字矣

身心意知物雖各有所指其實一好惡而已矣好惡根之心著之身而達之家國天下知即好惡之知物即好惡之事格好惡之事以致其好惡之知而後好惡之意誠故逆推功夫則自脩身而本之格物其用力於好惡一也順推功效則自物格而達之身脩其收功於好惡一也名言雖殊實體無二若泥名執言則無由得其實矣

來教謂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正以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月之常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其理皆備於我也如以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為聖人之道以鳶飛魚躍察于上下為君子之道則何一物而不備於我者耶若反身而誠便是聖人窮理之學強恕

而行便是君子格物之學所謂格者非止講究思索之謂所謂物者非止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謂也天地鬼神鳥獸草木莫非日用身心性情之學前觀天察地一段既畧言之茲不必復論矣夫道塞乎天地之間所謂陰陽不測之神也神發而成形神發而為知知感動而萬事出焉萬事出於知故曰皆備於我而知又萬事之所取正焉者故曰有物有則知也者神之所為也神無方無體其在人為視聽為言動為喜怒哀樂其在天地萬物則發育峻極者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鳶之飛魚之躍以至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生

化化者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故人之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流貫徹作則俱作息則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無方體故也故格吾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物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無方體故也來教謂反身而誠便是窮理強恕而行便是格物又謂格非止講究思索者皆得之至謂物非止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却恐未然夫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天下歸仁喜怒哀樂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視聽喜怒之外更有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神通天地萬物而為言後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形

對天地萬物而為言通則一對則二不可不察也
來教謂知行合一先因陽明之言而僭為之論自謂
愚者之一得先後二字如志至氣次二字之義非今
日知之明日而後行之也若謂君子隨時隨處隨事
念念明覺精察念念真切懇到纔是知行合一此與
陽明所謂知是行之明覺處行是知之真切處知是
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終
等說亦似不同蓋學問宗旨在先德行而後文藝學
問工夫必先講學而後自脩
尊意似主先儒所說以講論文藝為學問為知以執事

與人為自脩為行以講論自脩先後相資為知行合一
此說之蔽久矣而後世心學不明有志者方汲汲於讀
書以廣其知識為首務不知讀書乃問辨之一事問辨
乃學之一事而學之全功固有所在也故其蔽不能以
遽解夫聖人之學精一於心道心而已矣故必一念
之中發強剛毅足以有執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乃為知
行合一之功夫執事與人必有講論必有文藝講論文
藝亦必與人蓋莫非吾心視聽言動之用而豈有知行
之分哉惟講論文藝時吾之用心或純乎道或雜以人
必於二者之間致其發強剛毅文理密察知行合一之

功然後講論之物格講論文藝之知致然後念念精而不雜一而不二意誠心正而身脩如此則文藝亦即是德行講論亦即是自脩不然則未免於二之非精一之學矣

來教謂聖人論學如曰學而時習之是便專言知而包力行在既以自脩對道學以力行對好學以篤行對博學以尊德性對道問學則所指便不只倒一邊矣今日始學之謂學加功精密謂之脩然則中庸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力行固可謂加功矣好學亦可謂始學矣孔子不知老之將至只是好學其於門

弟只許顏回為好學然則孔顏亦為始學而未及於力行乎雖其所謂好學者皆專言之學非如學庸所舉皆偏言之學然若以好學為始學不宜聖人立言如此之不倫也且學便是行則好便是力如何却舉好學而歸之智舉力行而歸之仁也

中庸言博學之而學之弗能弗措審問之而問之弗知弗措孟子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不慮而知者其良知皆以學屬能以問辨思索屬知蓋良知本能愛親敬兄本能忠君信友汨於私意始有所不能必學焉而後能夫學所以求能其事而入未有不行其事而遽能者夫

不行不可以求能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為學矣讀書考
古親師取友皆問辨思索之功學中之一事廢其一則
非學故學偏言則對問與思如論語學而不思中庸道
問學孟子學問之道之類是也專言則兼辨問與思如
大學道學自脩論語學而時習及好學力行之類是也
偏言專言雖異而皆未有不以篤實踐履為學者今謂
專言則包力行殆以學屬知而不屬能沿後儒之悞而
非先聖之旨也夫始學謂之學加功精密謂之脩有味
乎學謂之好悅親信友事上治民無所不學謂之博學
而時習謂之力行有味乎學則得其本心是謂知及及

之者得之者也學而時習則無復私意之雜而本心不
息是謂仁守守之者拳拳服膺而弗失者也故知及之
仁不能守之則雖得之必失之夫謂之得則行而有得
謂之守則守其行之所得然則知及豈未見於行仁守
非始見於行矣知仁始終之義知行合一之功豈不昭
然矣乎

來教謂孔子三知三行之說其先後固昭如也

三知三行孔子常言之先知後行未嘗言也若謂序知
在先序行在後遂分為兩事而以為功夫有先後然則
經傳所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言

忠信行篤敬義質禮行孫出信成之類先後序言不一而足其功夫亦將有先後耶細詳尊意切切於知行先後之辨似疑恐缺却讀書一段功夫然不必疑也讀書考古親師取友皆博學者問辨之一事讀書考古是問辨於古人親師取友是問辨於今人誠學之斯問辨之矣故學作詩則自然誦讀古詩與質之善作詩者學作文則誦讀古文與質之善作文者况誠有欲明其明德於天下之志而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學則其讀書考古其容以自已乎惟讀書考古亦必如前所謂格觀天察地之物格播穀種樹之物格講論文藝之物者而精一

於人心道心之間必念念發強剛毅文理密察盡其知行合一之功乃為讀書考古之學蓋孔子所謂知及仁守者如此而非若後世之知行所謂學詩以言學禮以立學易以無大過者如此而非若後世之讀書者也

答馮州守

來書云心齋專以天德為知而惡聞見此其不由文字而頓悟者有天資之高則然其次聞見亦不可無某以天德之知與聞見之知初無二理聞見之知即所以致天德之知

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猶聰明不

由視聽而有而視聽莫非聰明之用心齋傳習師訓必不至專以天德為知而惡聞見專以天德為知而惡聞見是以聰明為聰明而惡視聽矣吾契又謂天資高者可無聞見而其次則不可無聞見是耳聰目明者可無視聽而其次則不可無視聽矣夫良知者見聞之良知見聞者良知之見聞致其良知之見聞故非良知勿視非良知勿聽而一毫不以自蔽致其見聞之良知故見善則遷聞過則改而一毫不以自欺是致知不能離却聞見以良知聞見本不可得而二也然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則以聞見為主而意在多識是二之矣二之

則非良知第一義蓋已著在聞見落在第二義而為知之次矣今謂天德之知與聞見之知初無二理謂聞見之知即所以致天德之知是知其本無二然於所謂第二義者或未深察而語意之間猶有彼此則於所謂本無二者亦未免察焉不精至謂天資高者頓悟不由聞見其次必由聞見則已居然二之而究其實則有大不然者夫孩提知愛敬乞人知耻嗜蹴皆不由學慮而自知豈皆天資高者耶伏羲至聖然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豈無聞見而能類萬物之情耶先師云良知即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吾契但於居處執事與人之際視

聽言動之間念念慎其獨知無自欺而求自慊則良知一以貫之有不假言說而自明者矣

來書云諸生讀書作文不可謂之非學不可謂之非良知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脩身為本故皆以格物致知為本而隨其位分各有其物物者事也讀書作文者諸生之事猶知人安民為天子之事耕田鑿井為農夫之事制器通貨為工商之事灑掃應對為弟子之事皆其意之所用者而意有善不善故事有正不正惟慎其獨知而格之必盡其本然之善而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幾

微之間一毫不以自欺則灑掃應對便可到聖人事而況於讀書作文苟自欺其獨知不盡其本然之善則雖一匡天下民受其賜猶不得謂之仁義不得謂之學而況若今之讀書作文以功利為心者乎明道寫字時甚敬曰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其看史逐行看過不錯一字及上蔡舉史書成誦又戒之曰玩物喪志吾契試以此二事令諸生於自心精察如何謂之學謂之喪志則讀書作文便可到聖人事矣

良知解云陽明不宗於堯舜而宗乎孟子蓋以孟子歿而聖人之道不傳故從孟子說起以明聖人之道

又云陽明言良知而不言良能此知行合一之說言良知而良能在其中矣

陽明先師本大學格物致知為教因後世學者以知識為知以凡有聲色貌象於天地間者為物失却大學本旨故為之說曰致知是不欺其獨知獨知之知孟子所謂良知是也物是身心上意之所用之事如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也格物是就視聽喜怒諸事慎其獨知而格之必循其本然之則至於其極以自慊於其知如書言格其非心之格是也蓋先師發明大學致知本

旨而引孟子以正後世之誤近時乃又有不及良能之疑又失却先師言良知之旨矣舉良知則良能固在其中然非別有所謂良能而故以良知該括之也能者知覺之運動知者運動之知覺舉良能則良知亦在其中如孟子言降才爾殊不盡其才則又言能而不及知蓋身心功夫一真俱真一得俱得若不於功夫上求實際而於文義上求分曉則將有無窮可疑而辨之雖明亦無分毫干已者矣近日學者固已皆知有知行合一之說然皆未嘗用知行合一之功故精一之旨終亦未明夫人惟一心心惟一念一念之中明覺精察之謂知真

切懇到之謂行知不能真切懇到是知而不行知而不
行即是病即不得謂之知行不能明覺精察是行而不
知行而不知即是病即不得謂之行故心之知行本一
而人之不能一者失其本心者也故學之道必念念明
覺精察念念真切懇到然後為道心精一之功讀書如
此即是讀書知行合一應事接人如此即是應事接人
知行合一蓋心體本如此學亦如此非若後世以讀書
考古為知應事接物為行判然二事而欲合之一也惟
慎其獨知念念毋自欺而恒自慊則知行無不合一者矣
同志約中云靜中觀良知本體如何驗諸天理動處

果從良知發見便是自然天理有物有則至易至簡
若有造作安排則是自私用智支離駁雜非良知也
良知即是獨知獨知非閒居獨處之謂也靜亦此知動
亦此知雖稠人廣衆中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紛交錯應
而此知之明是是非非毫髮不能自欺即此是獨即此
是良知本體從慎獨不自欺處發用即是良知發用即
是天理物則雖至於勉強困衡亦不為造作安排若專
於靜中觀察本體又於天理動處驗其果為良知與造
作安排與否却恐認虛靜為良知以動念為天理以不
費心力為無所造作此或語意未瑩然亦或良知有未

徹處幸更察之

答沈思畏

來書檢察病痛精切足知進學不懈知病是藥但不得輕放過即此是毋自欺矣所云潔身尚志有所不能隨世逐塵有所不忍而取譬籠鳥左羈右絆不得振羽雲霄凡此兩念相牽即是自欺根本如此不了卒歸於隨逐而已矣不若兩忘之亦不必羨慕高潔亦不必卑鄙塵俗只不欺獨知是是非非處直而行之即身未嘗不潔而世亦未嘗不諧矣

米二

來書謂區區常言格物之功不問時之順逆事之煩簡地之險夷人之難處易處皆可以用其力是真實不誑語足見思畏體驗所得然必立心之始不見有所謂順逆難易可以取舍惟見吾心是非善惡從之如不及去之如探湯者然後為能與於此苟分別種種順逆種種險夷種種難易如彼如此則既有所擇取而順逆難易之心為之主矣順逆難易之心為之主則雖有時而主宰不亂精神亦疑猶不足謂之格物何者從其好惡順逆之心也而况遇逆且難支吾牽強意興沮撓尚何格物之可言乎譬如惡笋穿地不務去其竹根則堅實之

土雖笋不能穿不得謂之無笋而虛踈之士必且茁然有萌顧以磚石軋之尚得謂之能去竹笋使不穿地者哉來書欲脫泥淖以就清泠此是順逆難易之心分別去取此意熾然則雖不肯其過惡如身處溷穢罪犯刑戮汲汲焉不敢自欺無乃磚石軋笋之類乎故學不可不慎其主然非底裏洞徹則不能得其所主來書謂同志中講學者謂必得心之本體此是至論顧恐吾輩所執為本體者或非其本體耳人心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齋莊中正文理密察而後為得心之本體然非底裏洞徹而徒以意見傳會則或失於矜持或流

緩弛歸失其本體而已矣草草布復所不能盡言者思畏以意會之可也

三

所論日每悠悠亦若無大惡者然德不神明則知齋戒功夫尚未能耳誠然誠然夫警惕是良知悠悠即非良知非良知即是昏昧昏昧即是惡今既云悠悠矣豈得謂無大惡耶又云費盡氣力病痛愈多却不如侍師側時雖若不甚費力意思反覺妥帖此似是厭困勉而樂順易以能無病為心體而不以能覺多病為功夫即此一念亦是悠悠縱令時時妥帖未必真洒然無累之本

心也然費力亦是病蓋古之欲明其明德者其志意誠切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故雖用力困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皆心之所自慊未嘗費力故凡費力撐支只是此志未能誠切之故費力撐支其病小所以費力由未誠切其病大最宜精察也書末所云當時傳聞之悞或亦疑似億度之詞耳然其人亦云失不在思畏但鄙意却恐思畏自反無失未免少動故以消除客氣致無虞之儆耳閩士向未知學今得思畏道之朱憲副督之但數與提掇良知功夫自當有進進不懈者承欲此中擇一人往彼主會思之不甚穩便且亦未有可往之人

意思畏當身任此事方便說法其二司及太守中往年嘗與共學者時一叩其操志用力視舊何如因托之分教一方未必無一倡群和之助也

四

來翰自見已過痛自刻責是致良知切實功夫果若是將駸駸不貳過矣中間有箇意思為主是學利困勉功夫與生知安行不同處然却是良知覺得必須如此如睡者欲醒眼自不容不睜扶病者欲行足自不容不撐拄既自不容不如此則勉強亦即是自然若只以不費力為自然却恐流入恣情縱意去也戰戰兢兢臨深履

薄何嘗不用力然皆良知自覺自脩作用何嘗於本體上添得些子又何嘗不自然今人不知良知則自然亦正是安排耳愛人不親及其仁禮人不答及其敬無一毫門面客氣見之詞色間則至誠未有不動聞諸公於此等處甚服思畏德厚幸更勉之

五

得書知政事匆冗中用功畧不以懈誠如是德安得而不日進業安得而不日脩四方同志者能真切如是此學將不待講說而自明於天下矣所疑數條皆從自心上體貼出來非想像談說者然致知功夫進進不懈自

當渙然冰釋矣適得新除之報冗且偶病書不能詳聊發其端

來書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人所必有者但為私欲間隔不能常常流行然當事之時自反此心亦無別念却不甚懇到真切不知何故且如寵為兒童時一時不侍母側遑遑若無所歸今離老母一年餘矣雖有感觸不無思念平居則又淡然非兒童時油然而愛於此欲求懇到則又自生枝節若只任其本然又非真愛本體至如臨親故之喪不盡哀傷覺隱微之過不甚羞耻凡此之類不知何以致吾力也

四端七情之發其輕重厚薄良知各有自然之則致其
良知一毫不以自欺則隨其輕重厚薄莫非真切莫非
懇到不必皆厚且重者而後為真切懇到也即如父母
之喪自初喪而既葬而小祥而大祥哀以漸殺而未嘗
不真若必以厚且重者為真愛則小祥大祥之哀皆不
得為真愛乎孺子入井自父母而旁親而路人莫不怵
惕然輕重則有間若必以厚且重者為真切則旁親路
人皆不得為真切者耶隱微之過不甚耻固非勇改之
心然形顯之過甚耻亦非務實之志務實之志簿則勇
改之心微耻形顯之過則隱過必不甚耻其病一也惟

致其獨知而不欺則諸病皆去矣致其獨知而不欺便
是自反來書謂當事之時自反此心却似別起一念此
念起則念念係縛四端七情不能曲暢旁通以盡其本
然之則不免自生疑惑或者由於此乎

來書云敬者主一無適只主一箇天理非是讀書則
一心在讀書上作文則一心在作文是矣然凡如讀
書作文之類不專心致志則不可得然專心致志幹
此一事又似逐物若曰只在此間去其欲速為人一
切雜念則此心亦不免着於其上寵日間所行之事
夜夢仍復來擾則此心不能無着於此專心致志又

能無着不知何如而後可也

天理即是良知良知即是獨知獨知不欺心常惺惺之謂敬獨知惺惺私欲不雜之謂一凡讀書作文專心致志獨知惺惺更無私欲之雜是為格物致知稍不惺惺私意萌動乃是逐物乃是有所着而蔽其知非專心致志便為逐物也程子云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正是此意夜夢煩擾固是心有所着然亦不盡是日間所行之事但日間惺惺功夫不會真切故心常浮動則夜間愈益浮動矣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處事之尺度規矩達之天下

更古今而不易者也寵於日用間亦只憑此作主然其所為之事有昨以為是今則覺其為非已以為是因入講論則又以為非者若謂或為毀譽得失之念所蔽則如迎送賓客發落事務細行小事其得失毀譽亦無上念然亦有見得前後不同者何也又如一事自見未當必須考證講求然後停妥則良知猶有不足乃待於外面幫補耶且伯夷伊尹柳下惠已造聖人之域良知豈不能全却各見一偏者何也若謂其稟賦未得中和則三子尚不能變化氣質何以謂之聖人

良知無方無體變動不居故有昨以為是而今覺其非
有已以為是而因人覺其為非亦有自見未當必考証
講求而後停妥皆良知自然如此故致知亦當如此然
一念良知徹頭徹尾本無今昨人已內外之分也今朋
輩中致知之功未甚透徹者正緣不知良知變動不居
而以為有方體有人已內外之分故聞良知之說者亦
遂疑其專持已見不復講求而以致知為未盡也聖人
只是良知通明不雜於欲其氣質偏勝處却有化得盡
與未盡其未盡者所謂未純乎天道如夷惠諸聖是也
雖未純乎天道然不害其為聖雖不害其為聖然不得

其有所未能也而後之學者有以為學而後人有以為
教矣雖然庸詎知斯言之非教子也耶行可再拜而言
曰時偕今乃知非矣曰知非者良知也格其非以復於
是者致良知也誠致其良知則凡是非善惡細微曲折
無不自見自脩而况其顯者乎遂書以復行可以為別
後之警

送魯伯慎令招遠 四條

學以志為本而志不可不辨也古之人以明明德於天
下為志明德者親親仁民愛物之德不忍人之心也克
其不忍人之心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以保乎四海光輝

昭著無遠弗達是謂明明德于天下志乎此則凡貪忿
伎忌驕吝鄙詐之私可以戕賊吾心者必洗濯蕩滌纖
毫不留念念如是而後可以言志故心無精純果確悠
久之實則雖有憤發激昂之氣未足謂之志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貪忿伎
忌驕吝鄙詐之私萌而善心始賊近之且不能而况能
仁民愛物乎然方其徇私長惡其獨知之微厭然不自
慊者固昭然而不可欺也君子之學慎其獨知滅私去
惡以長其本然之善而學其所不能故凡詩書研摩師
友講論皆所以辨別其公私善惡之端蓋省察克治之

良知有不思不慮時亦自有千思萬慮時但千思萬慮
而此心是是非非文理密察則紛擾亦即是精明靈爽
亦即是虛明平妥今以紛擾為撓亂而惡之此是好靜
厭動乃又用心省察以求所謂虛明者却似捏目生花
而又搖頭以避之也臨險而驚與臨事而懼皆是良知
本體但恐吾子之臨險而驚或動於氣而失其本體未
必如孔子臨事之懼耳謂臨險驚動為非而強制以止
之則非致知之學惟念念致其良知則氣不能動而得
其驚懼之本然亦即是虛明平妥矣

來書云師云學問費力亦不是工夫且如好好色惡

惡臭何曾費力亦即是志不真切是矣然好色惡臭
一到面前自然好惡今好善惡惡之心汨沒既久自
覺不甚懇切不能自然如寵之不肖一有過惡必須
痛自尅責以為如是則生不如是則死如是則可以
為人不如是便是禽獸費多少周折若不如是又是
悠悠不知好善惡惡如何能如好好色惡惡臭之不
費力也

用力與費力懇切與迫切相去只毫釐之間同一開眼
也平時平開困時睜開睜開亦是困時開眼之道不得
不如此者故費力亦即是自然但不可太迫切耳困時

眼以睜開而遂謂睜眼為常是因藥而生病也困眼必
須睜而謂睜非眼之本體是治病而不以藥也此等處
良知一一明白則自了然矣

來書云知行本體原是一箇陽明先生以飲食痛癢
發揮已甚明白矣但孟子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
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又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
夫曰始終則不免有先後曰巧力則不免為二事不
知孟子之意何如抑別有說耶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無
二心也金以始王之振玉以終金之聲無二條理也巧

者力之運用力者巧之充拓引弓發矢巧力俱到而後
可以中的應事接物知行合一而後可以中道然必念
念明覺精察念念真切篤實乃為合一始以此始終以
此終無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孔子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先儒
謂聖人深見易道無窮言人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
易而學是矣然聖人心與造化為一其無過固不待
學易而後能然學者欲寡其過不在此心天理人欲
上用功如何學易便能寡得若曰學易便是存天理
去人欲便是趨吉避凶則功夫何如着力若只看其

文字自為警省則又不止學易便能如此且伏羲畫
卦取陰陽奇偶文王重卦是加一倍法不知如何本
於圖書若謂不過只是陰陽則人心一呼一吸一動
一靜已即是矣何必仰觀俯察圖書之理雖不外於
陰陽然其交錯變代之妙則不能知吾人學易不知
亦當究竟否也

易變易也良知消息盈虛變易無方聖人先得良知之
所同然者於是立象以盡意係辭以盡言皆所以發明
良知消息盈虛變化無方之妙故象辭亦謂之易致其
良知循其消息盈虛之理盡其變化無方之用是謂居

而安乎易之序如此則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自不能已
是謂樂而玩乎爻之辭此君子學易之道也良知本無
過而人之消息盈虛則雖上聖未必能盡循良知變化
無方之妙非獨孔子為然也故孔子發憤忘食齋戒神
明而於象變辭占韋編三絕其學易之功須臾不離以
求免於大過如此知孔子學易之功則凡觀天察地遠
求近取與夫則圖書極著數其功皆可得而推矣

答王新甫督學

來書謂官不得暇未能以心照事繞煩輒有靜想靜想
既生惡外之心益甚病痛自覺然終不能強夫自覺則

不待強不能強則覺未必真切也蓋猶是厭煩想靜之
心覺厭煩想靜之病譬之夢中輕醒與寤後尚有間耳
夫厭煩殆起於以心照事乎夫心知覺運動而已事者
知覺之運動照者運動之知覺無內外動靜而渾然一
體者也以心照事則未免有內外動靜之分必以為非
靜則不能照非暇則不能靜事煩則不能暇而愛憎取
舍展轉相尋為病矣夫官不可以求暇也民未遂其生
與未復其本心何啻水火之焚溺治民者將以救焚拯
溺也烏得厭煩厭煩求靜得非救焚拯溺之心有所未
切乎新甫誠體察此心之或未切與以心照事或未能

無內外動靜之分於此得力則厭煩想靜之病自當釋然無有自覺而不能強矣來書謂此心本體原自與天地上下同流一着念起旋為障礙而本來分量有未能盡誠然誠然心之良知本自真誠惻怛於親本自能親於民本自能仁於物本自能愛此真誠惻怛周流於親親仁民愛物之中而變動不居皆其本體之自然而不容一毫意必着於其間真如天地之覆載而與之同流稍着意必便不能周流變通而充塞天地矣所謂上下同流而着念旋生障礙者如此近時朋友乃欲於自心體認箇上下同流體段而應用隨作應語隨答任運騰

騰無作無住以是為見本體為無障礙恐駸駸流入玄虛濇蕩此固非新甫所云然亦不可不知此蔽也來書謂孔孟所謂致知所謂盡心功夫只是去私如磨出鏡之本體則萬物靡不停當此是合下自得自悟決非湊泊襲取如是下手則本體原自高明廣大功夫亦自切實此論極精當然須知得良知是箇真誠惻怛溫恭退讓的心五倫百行皆此一念故致者致此盡者盡此而所謂自得自悟高明廣大者原無毫髮不切實也來書謂後進甚聰明但卑幼不敢承當之病深入骨髓近聚百餘人於省下教之必拔去其根方有可進凡不可承

當者必以為高遠不可幾及故耳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語人以堯舜孔子或不_一敢當若語人以愛親敬兄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又何不_二敢當之有故夫子循循善誘而善救則無棄人新甫念_三之來書謂誠未能動任性往往桷鑿甚至有已行而思_四之久而自慚者足見體察之密夫性無不善故其發無_五不惻隱無不恭敬所謂良知者也念念任其良知而無_六不致則愛人而人恒愛敬人而人恒敬故凡抵牾桷鑿_七者或未嘗念念致其良知者也誠念念致其良知又焉_八有已行而後思既久而後慚乎此可以知未能動物之

故矣講義直寫自心所見於學者極有益首篇言聲色_一之非禮自外來此殆亦相沿之誤蓋孔子所謂非禮勿_二視者乃視之非禮已之私也如聽法語而弗從弗改聽_三巽語而弗悅弗繹即是已私即是聽不由禮視之非禮_四亦如此類勿者勿此非在外也他篇亦有欲論者且未_五能一一

答徐司訓

頃聞諸生亟稱盛德殊切企慕茲承遠使長箋拳拳問_一學謂學者學為人而已矣切要切要又書中反覆惟踐_二履之為務口耳談說之為戒與世之空言無實者天淵

懸絕敬服敬服但謂六經四書皆為人之法度學為人者按其迹而學之却恐未及深考六經論學宗趣未盡古人為學之道此則僕之所願聞教者也夫堯舜精一於人心道心大學定靜安慮以止至善中庸戒懼謹獨以致中和至善得中和致則大本立而達道行此古人近裏切己須臾不離之學而學之弗能辨之弗明則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不能自己者不知執事所謂學為人者其亦若此也乎則不當徒按其迹而已也即如來教謂論語中弟子入則孝一章甚明甚近只一二時講之便了而未有能盡行之者又謂孝弟中如冬溫夏清

皆定晨省出告反面之類易知易行而未有能盡行之者矣夫甚明甚近易知易行又孩提之所固有而卒未之能行亦可以深思其故矣此豈非少艾妻子種種外慕有以奪其根心之愛耶夫人子非深愛根心則溫清定省之類雖一一擬古迹而行之猶未足言孝而况外慕既奪其心則雖欲擬迹古人必不可得譬之風寒痰濕戕賊元氣筋節痠痺支體未強則揖讓拜起周旋進退雖欲學無病之人勢不能矣故道有本學有源古人踐履之學養性以達道根心以生色其親師取友如病就醫審問明辨如饑求食如渴求飲彼誠有不能自己

者也故堯舜君臣之間都俞吁咈自相師資如恐不逮孔子憂學之不講喜起予之益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将至子路顏淵親老家貧從師於患難之中幾遭死亡而不舍此非用力於仁既竭吾才真見道之無窮真知己之不足者未易以矯強為此也凡來教中僕所疑而欲請者尚多第以踐履二字世所常言然往往未究其義未盡其道且又來教中所拳拳者故即此奉問以為與古人所謂踐履者何如夫為學如樹藝知田之所在種之所宜然後耕播皆有實物培壅灌溉皆為實事日事耕播灌溉而田與種之不辨雖與談禾說稻者不同亦無益於得食然未有真事耕播而田與種之不辨者田與種之不辨則亦意在耕播而未嘗真事耕播終亦無所耕播而已矣意所欲盡言不能宣尚需面承得遂傾竭惟高明亮之

答應傲菴

承手書教以學問之道幸甚幸甚且復拳拳以不得相與講明為憾鄙心更切也謹畧具請教惟高明裁焉來教謂陽明公道學自脩之功未嘗有缺又謂孔子教顏子以博文約禮其他如問仁問孝之類皆因材而篤未嘗輒語以高遠之事誠然誠然至謂陽明公教人畧下

學而語上達及門之士能者從之然不能者則多矣此殆承傳之誤未盡公立教之旨也公之教本之大學其言曰學莫要於致知知也者已所獨知誠不可掩不慮而知者也應物處事慎其獨而毋敢自欺格物以致之也至於事事物物能循其知而自慊焉則物格知至而意誠矣小人見君子而厭然若人之見其肺肝其獨知之明誠中形外至微而顯苟由此而慎乎其獨改不善而遷於善則亦可以為君子蓋古之所謂下學者如此而陽明述之雖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者亦可使與能焉執事乃病其畧下學語上達而及門之士有能與不

能殆徂於後世以心學為上達而專謂讀書考古者為下學歟審若是則凡所謂道學自脩博文約禮或亦未盡先聖之旨矣敢并述所聞以請夫學者學其所未能脩者脩其所已學良知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人皆有之不學而能者也欲動私勝而後有所未能故學焉以求能而學之弗能則弗措焉處事應物慎其獨知而不自欺者學之功也讀書考古則所以問辨其所學而亦博學之一事問生於有所不知辨生於有所不明有時乎為之學則無時無事而不習焉者也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非獨詩書六藝已也物相雜故

曰文若視聽言動之類燦然有文者也於視聽言動物而學之其要克己復禮而已故博學者博學其禮禮一也故曰約約禮者約禮於文文不可窮也故曰博其實則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也本非二事非有先後孔子之言可考也謂先博文而後約禮孔子無是言也謂通古今達事變為博文尊所聞行所知為約禮謂格物致知為博文克己復禮為約禮孔子無是言也皆後儒以己意附益之也今之學者習於附益之說牽聖訓以就之者不少矣其為教謂必求文字索講論以明其知而後慎獨知以誠其意若秩然有條然獨知無間可

息不可得而後也文字講論莫非良知之用而亦莫非慎獨之所在不可得而二也其流以知識為良知知識甚廣而良知之蔽日深以詞說先踐履踐履日衰而詞說之文日盛執事所謂兢華忘實者亦嘗深察其端識其重而亟反之乎來教又謂宜使人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庶幾士有實用而淳厚之治可復嗟乎執事及此言也斯民之幸也然自三代而下亦居可觀矣要之格物致知之道不明而浸淫以至於今先講說以廣知識漢人之蔽也而今則以為聖學之宗務踐履以克良知孔孟之教也而今則以為近日之特倡二者孰實孰虛孰

淳孰滴宜若黑白之易辨者其在高明當既有定見矣
惟無惜諄誨區區之祝

答問啓明

承諭客况頗足頽靜淵默中覺有春意遇事叢還亦順
應得去不至動意念今益決志守師訓以此學時時覺
照更有滋味不識此意流通既久便可語廓然大公便
可語良知否又云關中無可語此者間與儒學師生一
論意頗懇切思欲鼓舞數人以共此學然亦不過唯唯
未見其出而辨論者反覆披誦知別後進學不懈內以
成已外以成物使朋輩皆能若是善人不浸多乎幸甚

幸甚其間功夫有當商量者輒因來諭及之良知未嘗
不靜然不可專求頽靜凡感應酢酢紛紜轆轤良知昭
然不動於邪妄莫非靜也淵默中固有恬愉春意然七
情感發喜怒憂懼各有所當得其當良知之所自慊莫
非春意也順應固不至大動意念然事有當熟思審處
者雖至於困心衡慮夜以繼日亦良知所不容已非自
私而用智莫非順應也要之良知一念覺照即一念大
公順應念念覺照即時時大公順應在志之決與不決
何如耳啓明既決志則其深造自得居安資深非難矣
良知人所同有孩提之童皆知愛敬見孺子入井皆知

林惕後長皆知徐行噉蹠之食乞人猶知不屑放僻邪侈者見君子猶知慚悔相師以及階及席即豎子為之無以異於聖人凡告人而唯唯無辨安知非至易至近之道有以感其同然之心也耶然亦有蔽於舊習之久而茫然不知所謂如醉迷狂奔忘返其家雖告之諄諄而聽之藐藐者惟先覺者真誠惻怛誨語不倦既其醒然而悟則問途求導自有不容已而精神之所風動日遠將不但師生數人而已即如來書所謂省刑薄賦與民休息荒餒作急處賑番夷內寇常費議處未敢安枕而卧即此是良知林惕惻隱敬事好謀之念循此知

而克之實為其事即是格物致知之學與有司事此即是與有司共學與將校事此即是與將校共學推而達之將無不可與語此者矣承啓明遠問不覺縷縷然心之倦倦猶有非言語所能盡者惟啓明亮之

二

承示賑濟及墩堡諸議委曲詳明救時急務經國遠猷為之有序成之以漸足徵明德親民之實學幸甚慰甚君子隨其所居之位事事物物循其是非之知毋自欺而求自慊所是必為所非必不為果斷縝密無所不盡故物格而知致此知是心之明德是天理之昭明靈覺

處知常不欺即是天理常流行知致於事事物物以達之天下即是明明德於天下啓明謂日用動靜先明諸心以致良知本體務使念念覺照天理流行既得之矣又謂有未能豁然處還須指點方得通快無乃自生疑貳自作滯礙乎凡人心疑貳滯礙未能自快皆未免功利之私牽制顧慮雖與顯顯自欺者不同然亦未得為無自欺也啓明於此更加斬截當無不豁然者矣先明諸心然後力行伊川先生此語意亦未瑩明道先生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然則不力行者豈得謂明諸心乎啓明引用此語意思何如毫釐千里亦不可不察也心之精微言莫能宣加以箴戒之餘語無倫次萬萬心照白崖道長儻出此商之

寄貢玄畧

二生來得手書兼悉尊堂高壽不能遠出前周仲舍行曾附數字相期今乃知不可來也悵念悵念致知之學本自簡易明切但吾黨未能毋自欺未能恒自慊耳事謙於知之謂格是謂知本念念不欺其知之謂誠即是無念人已本末主宰流行本非二事近日言人人殊只是牽於意見文句未能身心實體徒多言耳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自無此病矣諸友每會望以此意警之

敬邑諸友亦不時來會東廓諸丈以暑暫止秋涼當在
南明小館其時敬邑諸友當有久住此館者矣想欲知
之

答郭平川

武功勝會欲從無由示以講習所疑警發良多感服感
服性有七情欲居一焉欲也者性之情天之理也循天
之理是謂道心惟微動於意必至於不節而縱是謂人
心惟危危微之幾如水湧為波波平為水間不容髮窒
慾者警省戒懼窒其意必之萌以不至於縱而無節致
知之學也知之本體本自文理密察本自齋莊中正本

自發強剛毅警省戒懼者密察莊毅之本心也此心晝
夜不舍至於終月三月無終食而不於是則良知常致
而意必無由萌欲無由縱如是而曰欲本無根當下即
是不必外取不假遠求是謂切近精一善學者也如其
乍警乍怠乍省乍忽乍戒乍肆乍懼乍逸意動而心覺
覺動而意止止者忽復動動者忽復止如是而以暫止
暫覺之間謂為無根謂為即是則足以滋怠忽肆逸之
私而非所以藥外取遠求之病敦切近精一之功矣夫
精切懇到乃又以目前為不足而求之或遠與警忽無
恒乃遽安之而謂不可更事他求二者之失其本心則

一而病則有間聖賢立言如良醫立方要在因病投藥
若不察病證執一而用則未免因藥生病矣來教諄諄
切實祇領佩服聊述所聞以求嗣教

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卷之三終

程